



靖  
海  
紀  
略

曹履泰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靖海紀略（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別下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序

馬稜謂虞翻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誠不識翻。亦豈爲能知儒者乎。苟爲儒者。必明吏術。明吏術。則必辦賊。尹鐸只自任不爲繭絲耳。不知其能滅智氏。以爲民愛不叛。固然。然自其二年之前。而已知有沈城之事。銅出其墻。矢發於屋。非卒忽適然爲之也。天啓崇禎之間。置一曹方城于閩。同而閩同大治。當是之時。海寇颺作。壓城不摧。方其處之有如宿將。綸扇韎韐。迭御堂皇。轉箸五年。勦撫俱效。今讀其言。盡地聚米。應鏃投振。守距環脫。驅鈴役符。夫以韓白在壇。留泌居幄。卽多祕計。要其鑿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入禁中。計天下大事。連奏劾大將之否不律者。天下之人。益貴其識。皆曰使其乘樞坐籌。殺天下賊。當盡嗟乎。今且以譴去。聖人之治豪傑根本。漢高顛倒之而後盡其用。此豈可以一端見乎。我固嘗懷二策。未之敢獻。其一曰。今天下之賊皆庸才。奈無殺賊之人。其二曰。今天下之才足殺賊。奈無任才之法。撲賊久不滅。與其責將。不如責吏。用尹鐸一策也。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求過。赦魏尙又一策也。友弟倪元璚題。

子瞻氏有言。奸萌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噫哉斯言。通治內于戚外。方寓戎敵盜賊之患。以將帥摧掃之不足者。以長吏式遏之有餘。我國家鏡於治亂之原。內之臺諫與外之長吏。任寄出入。相埒並重。名碩勳績。往往繇此其選。當茲中外脊脊多故。凡今日長吏。皆將帥任也。能爲

將帥者。乃可爲長吏。乃可以重臺諫而有餘。我友方城曹公。在諫垣是能重諫垣者也。起家邑令。則在閩之同安。海內知公重諫垣。不知其重于令同。尤不知其重于師。以令爲將帥也。閩海自中盜患。數十年滋劇。同實海之喉吭。天啓崇禎之交。邑海患岌岌。幾以邑殉。則幾以閩殉。自公治同。五年辦取一片。真膽略。真經濟。九弄而蝸承之。勦撫隨機。張弛盡變。獎率我閩。非保甲。悉成精卒。鳩集彼漁舟。賈舶。盡爲戰艦。用戰。用守。用間諜。用招安。用解散。用誘購。賊械百出。一一籌之以整暇。卒使三四渠率。順者搏額。逆者獻馘。功成而全閩晏如。在事文武大吏。咸以戡定受異酬。獨公意色淵然。若不與籌海事也者。斯其爲卓魯者乎。爲頗牧者乎。公既自以積望。實入冠諫垣。益發抒規。天下安攘大計。譽謬不少。觀狗。屹然長檻禁閹。淮南寢兵之風。直以嚴冷孤峭。危身任怨。未幾得意。外嚴譴。噫。臣子分誼。譽懼功凶。何容避。藉第令業躋清顯。宦海得失。稍稍易志。縱掖梧棲穩。又何以爲公。是當其治邑日。亦安能不愛官。不愛名。并不愛命。以爲閩海救甯此土也。期生忝公交盟二十餘年。素服膺公器識襟量。沉深而宏遠。方其籍孝秀淹公車時。已覩必辦天下事。惜也。賦之令邑。能靖邑。以重閩。晉之諫垣。不得久諫垣。以重朝廷。風霜雨露。天心世道。未來夫安可量。公于此際。正益恬穆任之。吾儕蒿目時事。因得讀紀略而有慨于此。請以是編質今之爲長吏者。令盡如公。尙廬廟堂將帥之思哉。同里友弟彭期生題。

## 跋

同里曹方城先生諱履泰。中天啓乙丑進士。出宰同安。時海寇鄭芝龍出沒海島。思絕浙福二省。爲坐臥處。視同安猶几上肉耳。先生曰。吾能以無兵守之。嚴保甲。練鄉勇。諭以自衛法。曰。若保國家。即保爾妻子。又曰。吾不籍爾民。但以父兄令子弟耳。未幾。芝龍就撫。同黨李魁奇挾鍾斌以叛。蹂躪中左。中左去城三十里。許先生日率父老子弟出。軍容甚盛。諸賊相戒弗犯。先生曰。鍾點於李。吾當使賊自屠之。乃陰攜其黨不數日。魁奇成擒。斌投水死。海患息。擢吏科給事中。先生以芝龍反覆爲患。乃疏論曰。長勝之算。在於自強。不拔之業。存乎根本。烏附可攻。毒而續命。必藉參苓。鍼砭可偶試。而養生必資五穀。閩之用芝龍。烏附也。偶試之。鍼砭也。選將鍊兵。舉賢治賊。參苓五穀也。不此務而任一芝龍。辦之難哉。會浙東西旱。大吏不以聞。又上書言漸輟晚之煩。加派之重。今民力已竭。加以荒旱。使民坐而待死。不忍言也。使民不肯坐而待死。尤不忍言也。復承聞言戚晚不宜與政。及論秦晉撫賊之非。疏凡數上。報聞而已。後疏參李希揆。爲大瑞羅織受誣。當戍嶺南。因服騎驢出都。觀者歎息。至宏光僭號。祁中丞世培疏訟先生冤。至南都。馬士英欲結先生爲緣。先生不可。投劾去。復入閩。見唐王。白鬚戟張。跪起而泣。出見鄭芝龍流涕。反覆勉以盡力。授太常少卿。洊至兵部右侍郎。隨唐王起兵。至黃臺。兵潰。先生擲身百丈巖下。兩足血注。氣絕復蘇。遇兩僧。攜至黃巖寺。爲僧。子元方求之。強之歸。疽發背卒。元方中崇禎癸未進士。知常熟八閩月。不再出。

先生宰同安時。與大府札論海寇及曉諭約束之文。編爲靖海紀略四卷。素習聞先生德政。因從其舅孫步垣索其稿。授諸梓。又著有浪吟集一卷。已行世。家世事實具詳。邑先輩吳先生太冲所作墓誌銘。不備錄。邑後學蔣光煦謹跋。



# 靖海紀略總目

## 卷之一

上周衷元按臺書

上過承山司尊書

上周際五海道書三通

上朱明景撫臺書十四通

上檳榔原守道書

上趙芝庭按臺書

招回告示一道

安中左告示

安各地方告示

通詳寬限蠲免稿

與同年黃東崖書

與鄉宦黃元眉書

答張遊擊書二通

答何海防書

諭帖一通

卷之二

答衆鄉紳書

答何海防書

與李任明書

定商人穀價告示

上朱未孩守道書二通

示諭劉五店澳民

與顏同蘭書

守城議

上熊心開撫臺書并文移共十二通

上趙芝庭按臺書

答項元海書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三通

答張遊擊書

與黃東崖諸紳海上近事書

答朱明景老師書

答葉慕同書

### 卷之三

上熊心開撫臺書廿三通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答王壯其府尊書

與趙副總書二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五通

上陸筠脩司尊書

上吳磊齋司李書

### 卷之四

靖海紀略 總目

團練鄉兵示

團練鄉兵條約

給鄉兵糧糈議

編造漁舟壯丁示

申報漁丁文冊

團練漁兵款目

會集協勦示

查申報兵功次

行賞有功漁兵

請賑中文

勸諭捐賑

設法賑濟

# 靖海紀略卷之一

鹽官曹履泰大來著

年友 馮元麟爾弢  
宋 致文玉 閱

門人 孫枝灼調玉  
蔡國光士觀 輯

上周末元按臺是時撫院朱如容名欽相

同安濱海獨當其衝。自春及夏。海盜橫行。地方之被害者甚慘。職所目擊而痛心者也。頃以招撫。聚千百狼虎於中左片地。淫人殺人。無所不至。地方哀號震動。告案盈箱。職委曲調停。未嘗敢以褊急用事。但細思之。新撫固可慮。百姓亦可慮。且更可憐矣。七月念一日。把總宋九龍有李念貞。傳三官仔毆殺劫掠之報。職已經通詳。今解海防何同知研審。然此亦據武弁偏辭耳。至於既撫之衆。殺人無數。掠人無數。猶然海上劇盜情狀。纖毫不以上聞也。七月念三日。商民陳芳者。昔曾被劫於海洋。感賊不殺之恩。設席請柯愛等數人飲酒。飲畢。遂擁至溲民吳廷尙家。索取海洋票約舊銀。有舊稱總管金目老喝柯愛拿人。愛向前細拿吳廷尙之父。廷尙持棍格掠。打傷一足。餘皆奔散。各船保甲。見其鳴張。恨不能卽食其肉。因而解

縣職恐不懲責。無以平衆怒。故捷之。平民莫敢保領。姑寄監候。謂如是。方可仰承上臺安撫至意。職豈以成心偏護良民哉。不意俞總兵隱此一段真情。以激撫臺之怒也。八月初三日。已蒙撫臺憲牌。著職究解。今將吳廷尚。柯愛各杖一井解奪。法如是止矣。若別有苛求。非職之所敢聞也。始末情節如此。惟台臺鑒職苦衷。轉聞撫臺。將海上生靈悉歸衽席矣。

上過承山司尊

職受篆方數月。而海氛不靖。兵將股慄。以真翫惕而託之假張皇。如岌岌有不能旦夕保者。然密偵之。殊不然。楊祿。楊策。一無賴姦賊。夥不過以千計。船不過以十計。以我漳泉兩郡并力圖之。何難滅此朝食。所慮者。賊在於外。奸在於內耳。俞總兵腹中止有一許心素。而心素腹中止有一楊賊。多方勾引。多方恐嚇。張賊之勢。損我之威。以愚弄上臺。而轉勦爲撫。異日者。擔得之資。俞與素各各滿腹。便可了局矣。第不思此端一開。而海上劇盜獨一祿策也哉。聞風而起。謂作賊得財。并可得官。恐撫未有已時也。中左片地。將終爲虎狼之穴矣。職患在剝膚不敢言。而又未敢遽達之撫臺。以觸俞鎮之怒。伏望台臺婉曲轉聞。嚴飭兵將。壹意擒斬。以防其蔓。

上周際五道尊諒

蒙諭僱賃商船。自是職切身之事。然即此一事。便同糜飯。敢爲台臺陳之。四月中。俞總兵自行封船十一隻。向不相聞也。職親詣中左。編造灣甲。船戶嗷嗷控訴。守待日久。資糧乏絕。殊有可憫者。何同知於五月

間有票委邵縣丞封船已封一十五隻俱可載五六百石者何同知以船小不便衝掣必須二千外石者曾令職僱賃徧訪諸灣無此大船卽有之亦不可得賃也大都商船覓利但知有利衝掣何事而樂於赴難乎且撫臺嚴禁雙桅巨船縱嚴責灣中無不托改造之說而引以自避者無米之炊巧賴實難職非敢弛於負擔以虛台命也尙必須僱賃亦止有五六百石者在職當親詣諸灣賃之然聞有旋賃旋放惟賄是聞者原無進兵勦賊之意而徒剝商人之膏血貪與狡并矣惟台臺詳察而斟酌行之日所稟許心素今已見用于俞總兵矣素目下有稟帖來投以招撫自任其子基在監職曾取出面諭之令其父作速剿賊立功聞賊首楊祿向與心素爲心腹交其功萬無可成也

答朱明景撫臺

諱一馮初到任

職以微材當劇邑且值多故之秋天實阨之兩年之內惟去春僅有半收夏秋亢旱一望皆赤至今年三月間纔雨鄉村艸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爲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去年撫賊楊祿等原係鄉芝龍夥黨祿等領龍銀備器械爲賊具及招撫之時則撤出芝龍龍之所以懷忿而甘心于祿輩也今龍之爲賊又與祿異假仁假義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微貧者且以錢米與之其行事更爲可慮耳職以送考往府趙推官留閩府卷失事者曾不一報卽報亦非真至念五晚間蔡虛臺以手書見諭纔悉情形隨星夜馳歸備文申報自十九日至念六日事也職再理前事而詳言之陳副戎率船一百念隻抵銅山會剿盡行收入小港先自立于死地矣十九日因散糧各兵登岸失于哨探賊初以二小艇假作漁人泊

近兵船遂舉火未幾而大艦齊至彼乘風而來此鬪風而不能出矣把總宋九龍被害焚毀之餘陳副戎止剩三十六船奔入中左念二日賊直抵內地約有二百餘船橫行無忌其最毒者徧搜各港民兵船而一并焚之以絕我追躡之具耳數日之內陳副戎與俞總鎮閉門不出蓋亦不能出也鄉賊對居民歷數俞負約之罪必得楊祿楊策許心素而後去其執說如此至念七日放回兵船三隻聞賊與一武弁有舊故以此市德實非奪之而歸也是日午間賊聞外洋有番船遂率諸船出外劫掠而內地仍有賊哨乘潮往來各港令人報水廿八日各港稍寧漁民敢于出捕鄉民攜入城者漸亦還家于是俞總鎮飛報在舖者一切撤回其意未知何若耳夫當此一無所持之時往來操縱徒聽命于賊而猶聞掎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將來之事何以稅駕如職一官有何足惜而海上生靈真足惜也伏望台臺威靈獨斷調兵固守早一日則早紓一日之憂耳黃巽冲去年十二月間被擒詰之隨已脫逃頃四月初復密行緝究業挈家下海不可驟得矣餘黨容職設法尋緝另行申報

上朱撫臺

鄭賊初四五兩日大船陸續駕出大擔意在劫洋船也然內地有小船數十隻往來哨探初六日賊船二隻突入亨泥港紛紛報水職帶領健丁百餘人逐之擒獲六賊初九日蒙巡海道竿其首矣其擒賊鄉兵職遵奉賞格當卽賞給更加花紅盃酒勞之各地方人心呼之立應勃勃有方張之氣皆台臺威靈所鼓舞也中左城賊耽耽眈眈之其意全在俞總鎮以是總鎮急欲回泉郡發足四五次被賊窘逼不能脫身彼



向不愜于中左。且城中絕無餘糧。久而內潰。洵可慮耳。賊勢猖狂。援兵不至。職只有奉行鈞令。嚴保甲。練鄉兵。保守城池而已。庫藏如洗。巧煩難炊。職勸諭鄉紳監生。及富民好義者。各捐資募勇士百餘人。以防守近澳。衆皆樂從之。楊祿與策。俱在許心素家。總鎮提之不出。聞心素招兵自衛。賊亦未能遽攻。是亦可憂之事。激之不得也。此中鄉紳議論。與去年大不同。以昔當全盛。今當潰敗。告賊以千計。今賊以萬計。台臺無事不處其難。諸紳末有不攢眉而嘆無策者。百凡事宜。職敢不盡心以自爲計哉。嗣後消息。容職次第申報。

### 答朱撫臺

自初九日以至十三日。日日有擒賊來解者。鄉間人操利器。家有鬪志。神氣大振矣。十四日賊到五通地方。要登岸。鄉兵聚集數千搏之。賊各負傷而去。職召彼處鄉民。徧爲獎勞。令富者給貧丁以器械。并助以飯食。賊至則合力追擒。人心無不樂從者。其有三二勾引接濟者。職已密訪捉獲。容確審申報。兩三日間。近縣內地。絕無告警。惟劉五店尙未靖。浯洲毒饑方熾。蓋內地無可容身。不得不轉而之彼也。同安各澳。職密搜之。其船可載八九百擔者。尙有堪用。有可載千五百擔者三隻。係豪有力所管。向避入泉城小港。職已發封條取用。但此船必須兵以守之。而以器械火藥衛之。乃可保全。非是而賊謀叵測。甚可慮耳。

### 答惲道尊諱厥初

流賊登岸。職遵憲檄。竭力舉行鼓舞鄉兵。人有鬪志。賊亦畏縮不敢前。但近大海一二處。尙被其毒。蓋賊